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螻螻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

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

世以奉職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

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  
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  
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  
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  
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  
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  
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  
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  
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  
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

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  
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  
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  
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  
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鬪何者形同趨而勢  
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  
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  
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  
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  
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

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互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



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  
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  
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  
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  
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  
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  
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眾建  
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  
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  
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四  
問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  
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拒各二百里並桐柏  
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  
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  
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  
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  
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  
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  
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  
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

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  
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  
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枝梧奔走而大軍兩  
道並進以搃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  
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  
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  
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  
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  
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  
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

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

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  
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  
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  
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  
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  
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  
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  
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  
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

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  
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  
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白戰之敵及秦檜  
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  
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  
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  
不知兵戈爲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  
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  
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  
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

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  
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  
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  
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  
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  
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  
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  
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  
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  
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

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旣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



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  
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  
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  
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齷之人皆得以守  
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  
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  
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  
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  
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  
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